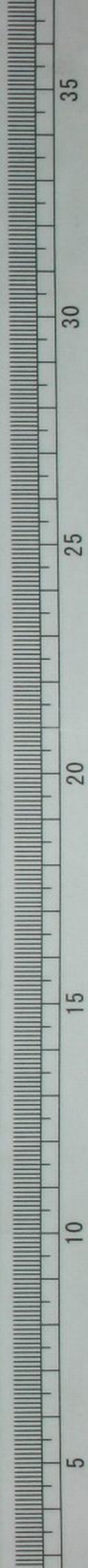




詩醇十五蘇

土岐文庫
文庫17
W64
17



文庫 17
W64
17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三

眉山蘇軾詩二

目錄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壽陽岸下

泗州僧伽塔

龜山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御選唐宋詩醇 卷三十三 蘇軾

昭和六十年二月二日贈
東洋書院藏書

010185191135

游金山寺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甘山露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歲子由

越州張中含壽樂堂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錄三首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宿臨安淨土寺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遊徑山

夜泛西湖五絕

監試呈諸試官

望海樓晚景五絕 錄三首

試院煎茶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催試官考較戲作

秋懷二首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錄一首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

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和致仕張郎中春書

畫魚歌

遊道場山何山

贈孫莘老七絕 錄三首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錄一首

法惠寺黃翠閣

風水洞二首和節推

自普照遊二菴

新城道中二首 錄一首

於潛女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
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
時周有服

王世承水...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三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三

眉山蘇軾詩二

十月二日將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
隘。兩山控吾前。吞吐久不喂。孤舟繫桑木。終夜舞
澎湃。舟人更傳呼。弱纜恃菅蒯。平生傲憂患。久矣
恬百怪。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餅中尙有酒。信
命誰能戒。

刻畫山水如謝公而去其棘澁

出穎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淮忽迷天
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
轉黃茆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宛是拘體律詩別饒古趣

施元之曰東坡嘗縱筆書此詩且題云予年三
十六赴杭倅過壽作此詩今五十九南遷至處
煙雨淒然頗有當年氣象也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幙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
殘酒。偶聽黃鸝第一聲。

泗州僧伽塔

我昔南城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
靈塔。香火未收旗脚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
山未朝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
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
遂造物。應須日干變。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
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

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不嫌俗事汗丹梯。
一看雲山遶淮甸。

至理奇文只是眼前景物口頭語透關無碍是廣
長舌

潛溪詩眼曰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
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
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
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
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有黃庭下關元已

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

困學紀聞曰劉夢得何卜題云同涉於川其時
在風恣者之吉沂者之凶同執於野其時在澤
伊種之利乃種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容齋四筆曰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
陸行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以
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
何不可坡詩云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

千變此意未易爲庸俗道也

志林曰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儻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子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子何人也而和

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龜山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游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注自

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山

萬里句闊遠一菴句靜閑妙作對偶熙寧甲寅軾自杭倅移知密州至元豐己未移知湖州故云再過龜山歲五周結寓感嘆以見兵戎事往并故壘

亦不復存不獨無人記憶已也

明道雜誌曰蘇公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
一菴初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
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
白對天乎余異日間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
作日頭也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
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

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
人顛沛百貫亂疾雷一聲如頽墻使君來呼晚置
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恍疑所見皆夢寐百里變怪
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
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
天寒欲雪飲此觴

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人海聞道潮頭一
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

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
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韓文
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
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
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自注是夜江山如
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
田不歸如江水
一往作縹緲之音。覺自來賦金山著極意著題主
無從得此遠韻起二句將萬里行程半生事一筆道

盡恰好由岷山導江至此處海門歸宿為入題之
語中間望鄉國句故作羈望語以環應首尾後思
及江神見怪而終之以歸田矜奇之語見道之言
想見登眺徘徊俯視一切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
修竹。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時有沙
戶祈春蠶。自注吳人謂水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
不到心懷慙同游蓋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

清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注焦山長老中江人也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饑臥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爲我佳處留茆菴。

金山作已極登高望遠之勝。故焦山作只寫見聞歌嘯之景。彼以雄放稱奇。此以閒寂入妙。結處無田不退寧非貪。則又爲前篇有田不歸如江水之

句進一解矣

甘露寺

自注欲遊甘露寺有二客相遇遂與偕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猥石云諸葛亮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鐵護二案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檀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爲穆宗皇帝造福所葬者也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闌官。二子舊不識。欣然寫聯鞍。古郡山爲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卻望大明寺。惟

見煙中竿。很石臥庭下。穹隆如伏獬。緬懷臥龍公。
挾策事瑯嶼。一談收獅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
想事往無留。觀蕭公古鐵。護相對空圖。團陂陁。受
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
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冰紈。隱
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貌戲盤跚。
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
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
敢干。枝撐雲峯裂。根入石窟蟠。薤草得斷碑。斬崖

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
迹儼未刈。方其盛壯時。爭奪有少安。廢興屬造物。
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
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就寺中所見器物。撫時懷古。每事各爲投落。而感
慨深情。別有規連矩洩之妙。

志林曰。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
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
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

人耳其後余游潤州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則猶此意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人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王壺清話曰潤州甘露寺熙寧四年春江中漁者見神光累夕起於溷廁間一旦其廁無故自圯長老應夫再營之方築基墾土去地數尺一礎覆上中刻曰有唐太和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於上元縣神衆寺舊塔基下獲舍利石函以其

年二月十五日重瘞藏於丹徒縣甘露寺東塔下金棺一銀椁一錦襪九重皆余之施也余創甘露寺寶刹重瘞舍利以資穆皇之冥福也汀浙西道觀察等使兼潤州刺史李德裕記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牕竹屋深自暖

捕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
 未哺。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游淡
 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遠遶作詩火急。追亡適清
 景。一失後難摹。

結句清景二字一篇之大旨。雲雪樓臺遠望之景
 水清林深近接之景。未至其居見盤紆之山路。既
 造其屋有坐睡之蒲團。至於僕夫整駕迴望雲山
 寒日將哺宛焉入畫野。鶻句於分明處寫出迷離
 正與起五句相對照。語語清景亦語語自娛。而道

人有道之處已於言外得之。栩栩欲仙何必添筆

於冰甌雪碗

蘇長公外紀曰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子瞻以
 臘日訪之作詩。此詩惟孛選二韻難澀。而公三
 疊之原韻孛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
 施元之曰惠勤餘杭人。東坡通守錢塘。見歐陽
 文忠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
 長於詩。子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
 乎東坡。到官三日訪勤于孤山之下。遂賦此詩。

宛邱先生長如邱。宛邱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
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
愧旁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官爲雨立求秦優。眼
前勃谿何足道。處置六盤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
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蘧鹽
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
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
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耻。坐對疲氓更

戲子由

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志
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枝安足程。先
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
輕。

前後平列兩段末以四句作結宛邱低頭讀書而
有昂藏磊落之氣別駕畫堂高坐而有氣節消縮
之嫌其所齊名並驅者獨文章耳而文章固無用
也中間以畫堂五丈容旂旄對宛邱學舍小如舟
以重樓跨空雨聲遠對斜風吹帷雨注面以平生

所慙今不耻對先生不愧旁人羞以坐對疲氓更
鞭箠對門前萬事不挂眼以居高志下真何益對
頭雖長低氣不屈故作喧寂相反之勢不獨氣節
消縮者難云自適卽安坐誦讀者豈云得時文則
跌宕昭彰情則欬歔悒鬱

烏臺詩案曰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兩立求秦
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施
謂陞楯郎汝雖長何益乃兩立我雖短幸休居
言弟家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此

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施也讀書
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新興律學
軾意非之以爲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
又專學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
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勸農
冠蓋開如雲送老藿鹽甘似蜜以譏新差提舉
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
弟轍爲學官故有是句生平所慙今不耻坐對
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饑貧

言鞭箠此等貧民。軾生平所慙，今不復耻矣。以
譏諷鹽法太急也。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
口諾唯是時，張覲俞希但作鹽司意，不喜其爲
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
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臥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
鱗枕其股。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張
君眼力覩天奧，能遣荆棘化堂宇。持頤宴坐不出

門，收攬奇秀得十五。才多事少厭閒寂，臥看雲煙
變風雨。筍如玉筍，樵如簪，強飲且爲山作主。不憂
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春濃睡足午牕明，
想見新茶如潑乳。

句句奇闢，軾每以人事喻景物，筆端出奇無窮，真
乃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矣。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
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如古謠諺精悍迥古 考天竺觀音祈禱晴雨見
於史者始自高宗紹興然張去華禱雨之事已始
自咸平初靈感之額則賜於治平此詩較未發僅
之詞似含嘲諷集中有杭州禱觀音祈晴祝文蓋
自熙寧間習俗盛行矣

咸淳臨安志曰後晉天福四年僧道翊結廬山
中夜有光就地視得奇木命孔仁謙刻觀音像
會僧勲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因納之頂間妙
相具足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悟

乃即其地創佛廬號天竺看經院咸平初郡守
張去華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禱即日雨自
是遇水旱必謁焉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錄三首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
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
俯仰風船解與月裴回
獻花游女木蘭橈細雨斜風濕翠翹無限芳洲生

樓醉書舟中苦熱
杜若吳兒不識楚辭招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颼呼不來。流汗方被體。稀星乍明滅。暗水光瀾
瀾。香風過蓮芡。驚枕裂魴鯉。欠伸宿酒餘。起坐濯
清泚。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身微欲安適。坐待
東方啟。

驚枕裂魴鯉五字驚絕筆端有風冷然

宿臨安淨土寺

鷄鳴發餘枕。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

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
煙縷。覺來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涼沐浴罷。衰髮
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
荷爭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
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爲猿鳥顧。廢興何作
弔。萬世一仰俯。

別有一種清腴幽異之趣無心刻琢自造元微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

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
流。法岡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
此鄉。縣長逢跨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頭。識
此希世彥。凜然英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
父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金珠散貧賤。竇融既入
朝。吳芮空記面。榮華坐銷歇。閱世如郵傳。惟有長
明燈。依然照金殿。
寫步至之景。琢句近六朝人風骨。後幅即事寄慨
正以不橫使議論為高。

五代史曰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以販鹽
為盜天復二年封越王昭宗詔圖形凌煙閣升
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
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梁
太祖即位封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作還鄉歌
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
無亭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游徑山

眾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

御選唐宋詩卷三十三
里足金鞭玉鞵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
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郊宴坐荒山巔精
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識顏如蓮寒牕暖足來朴
朔夜鉢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
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
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
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
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
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

看細字銷殘年

自注龍井水
洗病眼有效

只是叙述徑山事奇文崛起紙上如有金碧照耀
躡杜陵之高蹤導渭南之先路

烏臺詩案曰熙寧六年游徑山留題云近來愈
覺世議隘以譏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議論
偏隘不少容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閑之處爲樂
也

徑山山門事狀曰徑山乃天目東北峯也中有
徑路以通天目故謂之徑山有大師諱法欽吳

郡崑山人初隱此山有素衣老人前鼓拜曰我
龍山自師到此吾屬五百皆不安息我將挈歸
天目願舍此地爲師立錫之所師許之乃請師
登山絕頂入五峯之間中有大湫指謂師曰吾
家若去此湫當漲留一穴水慎勿堙之我將時
至衛師焉今此一穴尙存謂之龍井永泰中師
坐石屏下見白衣儒士拜於前自言是天目中
子山人也長安佛法有難聞師道行高邈願度
爲沙彌徃救師曰汝有何術曰我誦俱胝觀音

呪功力無比師欲驗之乃曰吾坐後石屏汝能
呪之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屏裂爲三片今謂
之喝石巖師知神異爲薙髮給衣賜名惠崇至
京師與術士競惠崇告勝云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
半壁。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
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

蒼龍已沒牛頭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
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自注湖上禁漁
皆盜釣者也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
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人
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

五絕蟬聯而下。體製從三百篇出。清蒼突兀三四
兩作。寫景之妙。尤爲脫盡恒蹊。昔陳思贈白馬王
彪詩。藝苑危言。謂其體全放。大雅文王之什。至謝

康樂登臨海嶠四章。文選直合爲一首。注亦更不
分其一其二。若此詩亦必作一首。讀乃見其妙耳。

監試呈諸試官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
稟。旣得旋廢。忘懶情。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眞
可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瀦。此邦東南會。多士
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
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壁。
百納收寸錦。調和椒桂醞。咀嚼沙礫礮。廣眉成半

額學步歸蹕。維時老宗伯。氣壓羣兒。凜蛟龍。不
世出。魚鮪初驚滄。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樵至今。
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朕。爾
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論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能
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鑿
寢。卻顧老。鈍軀。頑朴。謝鐫。諸君。况才傑。容我懶
且喋。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

熙寧五年。軾在杭州。通判任。是年科場監試。故有
呈試官及試院諸詩。此其第一作也。以自述起。以

自述終。中間極論文章之變。嘉祐萬軋之習。文變
而弊得。歐陽爲之力返。於古逮王安石。一變科舉
之法。是又變而之衰之候矣。刮以二百言。曰先周
孔出。弟子淵。鶩寢而自傷。老鈍無與迴瀾。豈惟論
文實以慨世。

趙次公口衛玠樂廣言其時尙虛無之學也。曹
植沈約言時以詩賦爲篆刻而不用也。

石林詩話曰。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尙奇。
澁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旣

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
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及放榜
平時有聲如劉焯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然
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田與曾子固皆在
選中不可謂不得人矣

邵長蘅曰先生以嘉祐六年辛丑中制科入第
三等至熙寧五年壬子在杭州監試蓋十二年
矣今十稔舉成數云

望海樓晚景五絕

錄三首

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
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
海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膺。江上秋風晚
來急。爲傳鐘鼓到西興。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
珠落。眩轉遶甌飛。雪輕銀餅瀉湯誇。第二未識古

人煎水意。自注古語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

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

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負病常苦飢。分無玉

盃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博爐石銚行相隨。不

用撐腸挂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

高時。

獨寫煎茶妙處於集中。諸詠茶詩別出一奇語。不

必深而精。采自露。此與汲江一篇。在古近體中。各

推絕唱。一絲來。其前。其後。其左。其右。其下。其

任居實曰。蔡君謨作茶辨。辨水泉。煮飲等極。為

詳備。有蟹眼魚眼用湯之法。茶經云。凡候湯有

三沸。如魚眼微有聲。為一沸。四向如湧泉連珠

為第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則湯老。

趙次公曰。銀餅瀉湯。誇第二。此乃是尋常點茶

時。先畧傾餅中湯。方點。謂之第二湯也。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蘭亭蠶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

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

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
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
熊玉環飛燕誰敢憎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
揮縑繪龜跌入坐螭隱壁空齋書靜聞登登奇蹤
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
爲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過眼百世如
風燈他年留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戰論書大旨不外前和子由作所云端莊雜流麗
剛健含婀娜二語故每不取少陵瘦硬通神之說

此詩就亭中所列李顏二徐諸刻加之評論軾之
書其源出於顏徐詩中細筋入骨如秋鷹及字外
出力中藏稜二句非惟道古乃其自道蓋直以金
針度與人矣

復齋漫錄曰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
因論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
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
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蓋謂東坡
嘗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杜陵評詩貴瘦硬此

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
敢憎意屬此也

軾墨妙亭記曰熙寧四年十二月高郵縣孫莘
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
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
文遺刻以實之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
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
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
爲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

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尙存而僵仆斷缺於荒
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
以事至湖周覽嘆息而莘老求文爲記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况我
官居似蓬島鳳珠堂前野橋香劍潭橋畔秋荷老
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鷗鵬水擊三千里組練
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圖
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

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鶴

寫月高朗寫潮雄奇鷗鵬組練一語可括枚乘七

發觀濤一篇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
悲蟋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幃牕前有棲鵬夜嘯如
狐狸露冷梧葉脫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有偶高屋
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迫此青霜期物化逝不留我
與爲嗟咨便當勤秉燭爲樂戒暮遲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階有餘滴似與幽人
語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
寒苦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
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猷猷念此坐達晨殘
燈翳復吐

前作感愴後作乃導以冲和起乎悲止乎樂蓋猶
是優游卒歲之旨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

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

履○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晴○舊○高○潔○草○柳○遺○音

竹坡詩話曰余讀東坡和梵天寺僧守詮詩嘗喜其清絕過人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湖孺雜記天梵天寺石幢高建皆鐫吳越名號

其寺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不離清淨身二語以爲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不在靈運下也矧伽藍乎

冷齋夜話曰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書一詩於湖上山寺壁東坡一見爲和其後詮竟以此詩知名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轡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

奇齊驅大道中。並帶鑿鑣馳。聞聲自決驟。那復受
紮維。謂君朝發燕。秣楚日未歇。云何中道止。連蹇
驢。驟隨金安。冒翠錦。玉勒垂青絲。旁觀信美矣。自
揣良厩之均。爲人所勞。何必陋鹽輜。君看入仗馬。
不敢鳴。且窺調習。困鞭箠。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
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空階臥
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墻。霜葉鳴塔墀。門前
自無客。敢作揚雄麾。候吏報君來。弭節江之湄。一
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儀。

上山絕梯磴。墮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
滋。豈效世俗人。洗刮求瘢痍。賢明日登用。清廟歌
緝熙。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起處八句。以我與君並說。爲雙提之勢。謂君朝發
燕。以下言孔也。空階臥積雨。以下自言也。而中以
人生各有志。四句。聯絡上下。纓帶有情。此是一篇
關鍵處。至於候吏報君來。以下不過叙述贈答之
因體勢。故應爾爾。

湯村開運鹽河中督役

助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郵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藿。

職役之勞與夫妨農病民之實歷歷如繪所以指陳得失有國風小雅之遺其云羨長卿而愧淵明特托言耳

烏臺詩案曰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爲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歎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意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豬又言某亦在泥中

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語
故山友慎不可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鹽
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是日宿水陵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錄一首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
僧病。掃地焚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
上報黃昏。來年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杳窅迴合如坐虛白而聞重元

竹坡詩話曰東坡遊西湖於僧舍壁間見小詩

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
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即日求
得之一見。甚喜而順之名出矣。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

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寫詩賀之。

嗟君七歲之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
相逢。喜及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
日昇青天。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嘯卻得償當年。烹
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馬詔書錦作

蘇軾詩集卷之三十三 昌
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
古或聞長陵竭來見大姊仲儒豈意逢將軍開皇
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議
穎谷封人羞自薦

前十二句稱述本事於離合情狀曲折無不盡矣
然讀之但覺情餘於詞者以有嗟君憐君羨君愛
君等字爲之點睛便俱是作詩之旨與傳記體裁
迥別也感君離合二句忽念及今無古有作一轉
軸以下遂歷陳古事不復再加論斷截然而止此

格尤爲創見然正是漢魏人遺意低手不能爲亦
不敢爲也 七言轉韻古詩凡轉韻之首句未有
不用韻者七言音節自不可與五言一例嘗考杜
陵全集其中亦有三四首出韻者若醉時歌之先
生有道出羨皇哀江頭之憶昔霓旌下南苑等句
是也此詩不羨白衣作三公句無韻蓋亦如少陵
之偶亦有之而自來詩人從無論及於此者何耶
司馬溫公日錄曰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
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遺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

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
與人至是得之於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
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壽昌以同母弟妹
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
東軒筆錄曰司農少卿朱壽昌在襁褓所生母
被出治平中棄官入關中尋訪得於陝州蘇子
瞻作詩序且譏切世之不養者李定見之大恠
恨會爲中丞劾賦作詩訕謗將至不測賴上保
持之止黜爲黃州團練副使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絨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祗風情。舊因萼菜求
長假。新爲楊枝作短行。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
沒是詩名。淺斟盃酒紅生頰。細作歌詞穩稱聲。蝸
殼卜居心自放。蠅頭寫字眼能明。盛衰閱過君應
笑。寵辱年來我亦平。跪履數從圯上老。逸書閒問
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只恐先春鷓鴣鳴。

集中七言長律甚少。此體在唐如杜白諸公亦不
多見。以其傷氣也。是作格度渾成音調皆美錄此。

一首以見才大無所不可耳

畫魚歌

自注湖州道上作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鉤畫水如耕犁。渚蒲拔折藻
若亂。此意豈復遺。鯁鯁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
勞。幾萬一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漁
人養魚如養雛。插竿貫笠驚鵝鵝。豈知白挺鬧如
雨。攬水覓魚豈已疎。

時新法盛行。故卽短鉤畫水以爲喻。所言此意豈
復遺。鯁鯁與一魚中刃。百魚驚者。似皆指新法之

病民王呂輩壞法亂制。豈異拔渚蒲而亂藻荇哉。
其請罷條例司疏有云。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
新奇。吏皆惶惑。正與詩意相同。而其繪事如畫筆
端有。神雖參峭。短章讀其詞。如有千百言在腕下。
趙次公曰。鯁有二。有鯁鯁之鯁。有魚子之鯁。此
意豈復遺。鯁鯁言魚子也。
邵長蘅曰。畫胡。變切音義。並同。劃以鈞。劃魚。今
三吳水鄉。往往有之。

遊道場山何山

蘇軾

畫魚歌

遊道場山

蘇軾

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峯下幽谷。我從山水窟
 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
 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
 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香人
 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欄
 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
 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
 山中對酒空三嘆。

道場山頂何山麓。總寫四句。此下詳於道場而略

於何山乃偏於詳處。更作出山回望二語。搖蕩入
 情。何山只緬懷高人之讀書。不復模山記水意。盡
 而止。無往不以自然為工。

汪藻何氏書堂記曰。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
 以何氏為晉。何錯錯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
 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

贈孫莘老七絕 錄三首

嗟予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
 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綠浸裾。碧澗堂下看銜鱸。作堤捍水非
吾事。聞送茗溪入太湖。
烏程霜稻襲人香。釀作春風雪水光。時復中之徐
逸。聖母多酌我次公狂。

前兩作憤懣之詞以快利出之後一首役使成語

如天造地設前無古人

烏臺詩案曰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
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
之某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

一大蓋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
不得說也次首某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卻被轉
運使差相度堤岸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
諷水利之不便也

趙次公曰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州
安吉縣天目山三萬六千尺而水經浙江水出
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按王存九域志湖州
南至杭州界首十五里故天目山於寰宇記則
係之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潛而於潛雖屬杭

州與湖州接境先生倅杭以開運鹽河至湖州
言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謂於此可以爲隄而事
不在已也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錄首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臨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
曲處。世間惟有螭龍知。

石林詩話曰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
無意深罪之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
臣之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

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云陛下飛龍
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地下之螭龍非不臣
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被自咏檜
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
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
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茗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
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螭龍知有無
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

法惠寺橫翠閣
向此中蟠此龍是也吏亦爲之一笑

法惠寺橫翠閣

朝見吳山橫。暮見吳山從。吳山多故態。轉側爲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廉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橫翠憶峨眉。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

作初唐體清麗芊眠神韻欲絕

風水洞二首和節推

錄一首

風轉鳴空穴。泉幽寫石門。虛心聞地籟。妄意覓桃源。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瓶得冰雪。清冷慰文園。

好景宜得好詩乃偏以詩之難好見其景之絕奇工於翻案

西湖遊覽志曰風水洞舊名恩德洞上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下洞流水潺潺大旱不涸自普照遊二菴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菴半掩西菴閉山行盡日不
逢人裊裊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
深出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不
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作詩寄謝採薇
翁本不道人那避世

清幽之趣微妙之音司空圖詩品中未曾道及

新城道中二首 錄一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
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鉏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

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葵燒筍餉春耕

絮帽銅鉏未免著相矣有野桃溪柳一聯鑄語神
來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

方回曰東坡為杭倅時詩熙寧六年癸丑二月
循行屬縣由富陽至新城有此作三四乃是早
行詩也起句十四字妙五六亦佳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簷沙鬢髮絲
穿杵蓬沓障前走風雨老滬宮粧傳父祖至今遺

民悲故主。茗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逢
郎樵歸。相媚嫵。不信姬姜。有齊魯。

村粧野鏡寫出儻然自得練響選和可入樂府

李厚曰老溲吳王溲也杜牧之詩老溲卽山鑄
後庭千蛾眉此指吳越王錢氏也

趙次公曰脣沙鬢髮絲穿杼退之月蝕詩云赤
烏司南方尾秃翅脣沙杼當作杼字書杼同楮
字耳於絲穿之下無義說文曰杼機之時緯者
絲穿杼言鬢如絲之穿杼也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江山雖有餘。亭榭著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
蹇。惜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
增損。路窮朱欄出。山破石壁很。海門浸坤軸。湖尾
抱雲巘。葱葱城郭麗。淡淡煙村遠。紛紛烏鵲去。一
一漁樵返。雄觀快新獲。微景收昔道。道人真古人。
嘯詠慕稽阮。空齋臥蒲褐。芒屨每自捆。天憐詩人
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澀旋鋤墾。從君覓
佳句。咀嚼廢朝飯。

煅煉之工字字創獲。至天功爭向背以下十二句，忽作排對，而風骨益覺峻聳。詩有排對，自晉有之。二陸顏謝已層見疊出。至於王褒庾信之篇，但畧研聲病，卽成唐律。而詩體日趨靡曼矣。此作刻削傲岸，具體昌黎。若僅謂體格似少陵，漢陂西南臺等篇，則猶未盡其風力也。

冷齋夜話曰：西湖僧清順，頤然清苦，多佳句。嘗有自題北山垂雲菴詩云：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然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於石上眠，落

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坡與之遊，甚多酬唱。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間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藹藹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自注：皆服其有服也。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鶴鵝軍。憑君遍遶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山水清音氣韻自別。按周邠原作見咸淳臨安志。結云莫辭上馬玉山。劍已是遲留至夜分。前詩結語蓋答其意。

漫叟詩話曰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卻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天然奇作

庚溪詩話曰錢塘吳山有美堂廼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上賜之詩有日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上詩名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四
眉山蘇軾詩三
目録
韓子華石淙莊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病中遊祖塔院
柏堂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有美堂暴雨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四

眉山蘇軾詩三

目録

韓子華石淙莊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病中遊祖塔院

柏堂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有美堂暴雨

登玲瓏山

宿九仙山

宿海會寺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九日尋臻閣梨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錄一

首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

之二首錄一首

三十四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寶山新開徑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古纏頭曲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虎邱寺

常潤道中有懷錢唐寄述古五首錄首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
方醒書其壁

大風留金山兩日

游鶴林招隱二首

無錫道中賦水車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聽僧昭素琴

僧惠勤初罷僧職

遊靈隱高峯塔

新城陳氏園次鼂補之韻

與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

聽賢師琴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喬太守見和復次韻答之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次韻章傳道喜雨

惜花

送春和子由

西齋

寄劉孝叔

懷西湖寄鼂美叔同年

祭常山回小獵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錄七首

湖橋

橫湖

夢嶼

待月樓

過谿亭

負簞谷

寒蘆港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寄黎眉州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和鼂同年九日見寄

送喬施州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邱訪其
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蘇轍亭
蘇轍亭
蘇轍亭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三十四

眉山蘇軾詩三

韓子華石淙莊

絳侯百萬兵。尚畏書牘背。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
會。我公抱絕識。凜凜鎮橫潰。欲收伊呂迹。遠與巢
由對。誓言雖未從。久已斷諸內。區區爲懷祖。頗覺
義之隘。此身隨造物。一葉舞澎湃。田園不早定。歸
宿終安在。彼美石淙莊。每到百事廢。泉流知人意。
屈折作濤瀨。寒光洗肝鬲。清響跨竽籟。我舊門前

客放言不自外。園中亦何有。蒼蔚可勝計。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檜。

此蓋嫉世之貪位冒祿者。軾通道藏嘗撰廣成子解。故有取乎老莊知足不辱之旨。非爲韓絳有手疏之詞順其意而稱道也。

施元之曰：韓獻肅公名絳，字子華，父忠憲公名億。平日嘗語子弟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以故子華服闋誓墓，年五十遽請謝事。最後手疏言昔晉王羲之去郡不仕，嘗自誓於父母。

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則無異矣。區區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卽非臣今日輕有去就妄干退閑也。章屢上終不允，後拜觀文殿學士。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此詩多用子華表意。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閑。一葉秋聲對榻眠。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筑落堦泉。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

栖老漸便。惟有問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禱雨而日百重。堆案掣身間。幾與稽康書中言性。
不耐煩。而以游山澤。觀魚鳥為樂者。無異矣。有未
二句一証出心事。遂覺滿紙閒情。俱成驚色。

病中遊祖塔院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
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
藥更無方。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不須矜才使氣。與會所到後人。自百慕不到筆底。

定有神力護持

徐一夔曰。大慈定慧禪寺者。唐寰中禪師之道
場也。宋太平興國中。寺以南泉願臨濟元無著
喜趙州。驗巖頭。廢雪峯。存俱至。茲山與中禪師
激揚宗旨。故又名祖塔院。元祐間。蘇長公守桂
有詩見於家集。

柏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幹一先神
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構衣巖出。乞與佳

名到處傳。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
雙幹句。人所能道也。九朝句。對法不測之。至九朝
施注謂自陳隋唐五代至宋也。

孤山二詠序曰。孤山有陳時柏二株。其一爲人所薪。山有老人自爲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僧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柏堂。堂與白公居易竹閣相連屬。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娟娟雲月稍侵軒。漱漱星河半隱山。魚鑰未收清

夜。永風簫猶在翠微間。淒風瑟縮經絃柱。香霧淒迷著髻鬟。共喜使君能鼓樂。萬人爭看火城還。起二句乃月夜恒有之景。寫來卻自引人入勝。魚鑰二句夜歸也。淒風二句乘月也。讀之氣和音雅。令人神遊於時世之昇平。覺詩中魚鑰鳳簫絃柱。髻鬟等都無一字泛設。而以萬人爭看使君之歸作結。又見爲政風流極一時之勝賞矣。

有美堂暴雨

遊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

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激灑金樽凸千杖敲
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

寫暴雨非此傑句不稱但以用杜賦中字為采藻
鮮新淺之乎論詩矣且亦必有浙東句作對情景
乃合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其地正與海門相望故
非率爾操觚者唐賢名句中惟駱賓王靈隱寺詩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一聯足相配敵
西清詩話曰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
四海之水皆立其語磊落驚人東坡有美堂詩

云天外黑風吹海立蓋出此也

容齋四筆曰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
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
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是蓋為老杜所誤因舉
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
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傑前無古人
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
用此也

登玲瓏

何年僵立兩蒼龍。瘦脊盤盤尙倚空。翠浪舞翻紅
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巖
前巧貯風。腳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
甬紅罷亞對碧玲瓏。集內律詩每用此體。遂爲後
人開一門。逕三休九折卽是山中巖亭之名。故繁
接玲瓏句爲題。正面結處別作喚醒語。流韻悠然。
臨安圖經曰。玲瓏山兩山屹起盤曲九折。上通
絕頂。名曰九折巖。行百許步有亭。下瞰百里。名
三休亭。

宿九仙山

風流王謝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餘
漢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帳。夢遶千
巖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峯缺處湧冰輪。

後四句磊砢妥帖。便入錢劉集中。亦稱驚策。

宿海會寺

籃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
青冥。綫路每與猿猱爭。重樓東縛遭澗坑。兩股酸
哀飢腸鳴。北渡飛橋踏彭鏗。繚垣百步如古城。大

鐘橫撞千指迎。高堂延客夜不扁。杉槽漆斛江河
傾。本來無垢洗更輕。倒牀鼻息四鄰驚。統如五鼓
天未明。木魚呼粥亮且清。不聞人聲聞履聲。

自行路而宿自宿而天明直記叙一時事耳不聞
人聲聞履聲寫幽寂之致颯颯紙上

漫叟詩話曰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
當言用勿言體則意深矣若東坡詩言冷則云
可噉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
本明何從得此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頗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
淨。學道恨日淺。問禪慙聽瑩。聊爲山水行。遂此麋
鹿性。獨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
付前定。備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
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
山寺稱小徑。幽尋自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
山。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石鏡。緬懷周
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籃輿

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若奇秀。名實巧相稱。九
 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浮磬。
 山前見虎迹。候吏鑿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釜
 甑。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踏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
 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
 山陰興。但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自注太平寺
俗號小徑山
 一往平叙不復作沈鬱頓挫之勢。後忽從山前見
 虎迹發出。議論奇文蔚起。匪夷所思。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
 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菴裏。醉倚佳
 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

九日尋臻閣梨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錄一

湖上青山翠作堆。蔥蔥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
 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黃
 菊為誰開。明年桑苧煎茶處。憶著衰翁首重廻。自注
皎然有九日與陵羽煎茶詩。羽自號桑苧翁。余來九年。日去此久矣。

此篇乃已至勤師院而作承前一首結句扁舟又
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說來但前首東閣郎
君之句殊嫌無著不似此篇之開拓頓宕也笙歌
雲水一聯尤爲卓立傑出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

之二首

錄一

指顧雲間數點紅。笙歌正。堆紫髯翁。誰知愛酒龍
山客。卻在漁舟一葉中。

西湖志曰咸淳臨安志有美堂錢氏初建江亭

於此當在吳山最高處左江右湖故爲登臨之
勝東坡有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詩
言舟中望見則必西湖舟中也舊志言堂在郡
城內又可見古城介在吳山外矣此堂故址當
在吳山無疑西湖遊覽志載有美堂在鳳凰山
者誤也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瑤璃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疎松敬
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

將踏桂華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

寶山新開徑

藤稍插刺元無路竹杖攖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
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骨青螺髻踏遍仙
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隕禽呼

明雋清圖兼得象外之趣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
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平其

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天與君子性森
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腳何足
道唆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慙
寬饒猛草芥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曠體輕
雖復強浮汎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
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鞞不易致道路幽嶮隔
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
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批獺團鳳友小龍奴
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

侍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癩。

建茶以此君子草茶以此小人。君子和且正者也。和故可愛。正故不可慢。小人體輕而性滯。但有妖邪頑憤而已。記曰：其言明且清。易曰：其言曲而中。詩兼有之。

烏臺詩案曰：錢顛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後錢顛作詩送茶來。某作詩謝之。草茶無賴二句以譏世之小人。若不爾。媚妖邪。須頑憤狼劣也。體輕性滯二句以譏小人。

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其間絕品二句以譏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飭。終非骨鯁之人也。收藏愛惜四句以譏小人有以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此詩當大怒也。

歸田錄曰：臈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嘉祐以後。洪州雙井日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裹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

夜聞巴叟臥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惟有孤栖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善說無生可知。坐在立忘未是西來大意。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曆日。退歸擬學舊桃符。煙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鬚。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醉後飲屠蘇。令節羈情孤燈遙夜所感愴者深而以溫柔敦厚出之依依脈脈味以淡而彌長

容齋續筆曰。今人元日飲屠蘇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

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
酒幼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飲酒次第當從
小起以年小者起先顧况云還丹寂寞羞明鏡
手把屠蘇讓少年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
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
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其義亦然

古纏頭曲

鷓鴣絃鐵撥世無有樂府惜工惟尙叟一生喙硬眼
無人坐此困窮今白首翠鬢女子年十七指法已

似呼韓婦驚帆渡海風掣迴滿面塵沙和淚垢青
衫不逢滄浦客紅袖謾插曹綱手爾來一見哀駘
陀便著臂鞢躬井白我慙貧病百不足強對黃花
飲白酒轉關濩索動有神雷輓空堂戰牕牖四絃
一抹擁袂立再拜十分爲我壽世人只解錦纏頭
與汝作詩傳不朽

亦爲琵琶女子而作卻不規撫江州琵琶行古有
名作須變調以勝之并題目亦隱其名曰古纏頭
曲特於結處表出作詩之意以見實有其人與事

錢道人
不是寓言十九也。自以排蕩宛轉入情。此以簡淨
遺鍊入古。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連。獨攜天上小
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
動五湖天。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有橫絕太空之概。灑豁襟抱。亦如聽蘇門長嘯響。
動林谷。

虎邱寺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澗
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
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
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留清詩。讀
者爲悲硬。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
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
日。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
自怡。歸田行可請。

作虎邱詩者多是緣情綺靡。若此詩則但見其幽

折閒靜耳是非時會不同乃其命筆取材別開生
徑觀前此白居易於東武邱有怪石千僧坐靈池
一劍沈之句於西武邱有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
娥之句烏鵲黃鸝紅欄綠浪唐時已極繁華艷冶
矣故知此詩是有意避喧力求岑寂也

趙次公曰清遠道士與沈恭子同遊虎邱寺有
詩歷論商周及近代二千年事顏真卿為之刻
石又鬼詩云青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
昭昭不照長夜臺李道昌為刺史奏其事陸龜

蒙皮日休松陵唱和皆及之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錄一首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
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
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自注

杭人以放鴿
為太守壽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此詩結句集內有放鴿為
壽之自注趙堯卿遂引唐譚賓錄言天寶宮中呼
白鸚鵡為雪衣此詩借呼鴿為雪衣然考田汝成

西湖志稱東坡有真蹟云杭州營妓周韶能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船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此詩寄述古蓋指此事故曰記得金籠放雪衣雪衣正用白鸚鵡事不必借呼放鶴也詩作如是解與前後數詩亦正相類然軾自注故作隱語豈其避謗歟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

方醒書其壁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頽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翁氣雄拔禪老語清軟我醉多不知但覺紅綠眩醒時江月墮撼撼風響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

豪放精悍全是規倣頌酒之篇

大風留金山兩日

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牕作飛雨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艇一

葉從掀舞。細思城市有底忙。欲笑蛟龍為誰怒。無事久留童僕怪。此風聊得妻孥許。瀞山道人獨何事。夜半不眠聽粥鼓。

明日顛風當斷渡。七字即鈴語也。奇思得自天外。軒牕飛雨寫風浪之景。真能狀丹青所莫能狀。末忽念及瀞山道人不眠而聽粥鼓。想其濡墨揮毫。真有御風蓬萊。汎彼無垠之處。

冷齋夜話曰。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公曰。平日離愁。

寬帶服。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也。曾捫虱語酸辛。又曰。龍鱗萬斛不敢過。魚艇一葉從掀舞。以鯨為虱。對以龍鱗為魚艇。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沒者。此類是也。

游鶴林招隱二首

郊原雨初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修竹。深林聞杜鵑。睡餘柳花墮。目眩山櫻然。西牕有病客。危坐看

香煙

行歌白雲嶺。坐詠修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半陰。澗草誰復識。聞香杳難尋。時見城市人。幽居惜未深。

二作風格清腴絕似韋柳

無錫道中賦水車

翻翻聯聯銜尾鴉。犂犂确确蛻骨蛇。分疇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飛沙。鼉鳴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見老翁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只是體物著題觸處靈通別成奇光異彩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此之謂也賦物得此神力罕匹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圖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寄感嘆於解脫晚長老合作如是語

聽僧昭素琴

至和無攫。醒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

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是真識琴中意者。朱絃疏越。可以釋躁平矜。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爲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風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饑坐聽午鐘。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

能不爲外垢所蒙。不待罷職而詩乃工也。惠勤先爲歐陽所知。故又舉詩窮益工之語。以諷之。與序惠勤詩集同意。

遊靈隱高峯塔

言遊高峯塔。葺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日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

但指穴藜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徬徨。贈別留匹
布。今歲天蚤霜。

霧霏日出未舉足。而景象既殊古。松恠石及經行
而應接不暇。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十字畫出
古寺清晨。登高覽勝之妙。入門以後。但記一時與
道人留連。贈答語盡。便住象外。傳神正復無際。

邵長蘅曰。三國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按穴藜牀似用其
意。故王注引此存之。

志林曰。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有高僧
不下三十餘年矣。

新城陳氏園次鼃補之韻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况與城相
遠。我來亦何事。徒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為
誰滿。

淡而能腴。王章後絕無。僅有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

擁擠不去已三年。魚鳥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

徐道厚身言曹 卷三十四 韻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 卷三十四 三
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尚書清節衣冠後處士風
流水石間一笑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
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梁初熟後朱柑綠
橘半甜時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郎取次知
首作不露刻斲經營之迹自成高唱五六用毛玠
方干貼二人姓此本古法少陵集中多有之僧祖
可謂毛令是毛玠之後或并疑方尉是方干後人
妄矣次作白雲句承石瘦來明月句承水清來黑

黍黃梁池旁之所見也朱柑綠橘嶺上之所植也
錯雜寫來自然合拍惟其才大而氣雄故雖清白
黑黃等字疊見不嫌其複

張安國曰案於潛縣圖經毛君寶同尉方君武
與東坡於熙寧七年八月廿七日同遊西菩提
山明智院石刻存焉

聽賢師琴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
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

僧未間君勿嘯歸家且覓干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

聽穎師琴詩曲中疾徐之節曠賢師琴詩別傳離合之神兩詩足以並峙義海俗工譽韓毀蘇復齋漫錄直以不學斥之最堪駭愚擊蒙

西清詩話曰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

評也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詩成欲寄歐公而公亡每以為恨客復以問海海曰東坡詞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凡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人絃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為知言余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聲為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

復齋漫錄曰元微之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爲
琴宮絃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
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
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
栢也西清詩話乃云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
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
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琴之事耳
可謂不學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籠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看昔人
歎自注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
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爲老
伴蕭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倦僕觸屏風飢鼯嗅
空案數朝閉閣臥霜髮秋蓬亂傳聞使者來策杖
就梳盥書來苦安慰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高
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肯覲衰懦此生何所以
暗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館三徑麤成
資一枝有餘暖願君更信宿庶奉一笑粲

除夜無聊病中落窶因得段書遂一氣寫出讀暗
盡灰中炭五字尤覺黯然神淒

容齋五筆曰白樂天作詩述懷好紀年歲蘇公
素重樂天故間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
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
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
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
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吾年四十九賴
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

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
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
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
去魂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
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重
便如閱年譜也

喬太守見和復次韻答之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間互憂樂歌笑雜悲
歎顛倒不自知直爲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

兩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豈暇
讀城旦。非才更多病。二事可并案。愧煩賢使者。弭
節整紛亂。喬侯瑚璉質。清廟嘗薦盥。奮髯百吏走。
坐變齊俗緩。未遭甘鵲退。並進耻魚貫。每聞議論
餘。凜凜激貪懦。莫耶當自躍。豈復煩爐炭。便應朝
秣越。未暮刷燕館。胡爲守故邱。眷戀桑榆暖。爲君
叩牛角。一詠南山粲。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寒雞知將晨。餒鶴知夜半。亦知老病客。遇節嘗感

歎。光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還
復散。羈孤每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高論
森月旦。紀明本賢將。汨沒事堆案。欣然眉相顧。夜
閣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僅堪盥。雍容許著帽。
不怪安石緩。雖無窈窕人。清唱弄珠貫。幸有縱橫
舌。說劍起慵懦。二豪沈下位。暗火埋濕炭。豈似草
元人。嘿嘿老儒館。行看富貴逼。炙手借餘暖。應念
苦思歸。登樓賦王粲。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衿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尖又韻詩古今推爲絕唱。數百年來和之者亦指不勝屈。天然在當時。王安石六和。其韻用及諸天。夜又交。軼又頭等字。支湊勉強。貽人口實。卽軼謝。

人見和因再用韻二詩亦未能如原作之精采。方同謂再和尤佳者非也。至於玉樓銀海典故流傳其說不一。蓋皆得自傳聞。而所稱作道書者究無人知其出何道書。方回稱是黃庭一種亦臆度語耳。軾嘗讀道藏千函。有詩紀其事。要之玉樓爲肩銀海爲目。必作如是解。詩意乃通。若集中詩尙有雪中過淮謁客詩云。萬頃穿銀海。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詩云。玉樓已崢嶸。則又不當與此一例解也。

石林詩話曰詩禁體物語此學者類能言之歐
公聚星堂雪詩舉此令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
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
舍茶煙濕密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
氣格如此之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
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
茗溪漁隱叢話曰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
入地一丈麥得雪則資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
語也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蘊矣

方回曰坡知密州時作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韻
甚險而再和尤佳或謂坡詩律不及古人然才
高氣雄下筆前無古人也觀此雪詩亦冠絕古
今矣雖王荆公亦心服屢和不已終不能壓倒
侯鯖錄曰東坡作雪詩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
肩爲玉樓目爲銀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
公知此出處

次韻章傳道喜雨

自注禱常
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

生蜂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
風邪。有吐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注自
去歲錢塘見飛蝗。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
難禦。撲綠鬣毛困牛馬。啖嚙衣服穿房戶。坐觀不
救亦何心。秉畀炎火傳自古。荷鋤散掘誰敢後。得
米濟饑還小補。常山山神信英烈。搗駕雷公訶電
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痍手摩撫。山中歸時
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聽騷騷鬧松竹。朝畦
泣泣流膏乳。從來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

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
千斛。自注今春及今得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
婦過初眠。自注蠶一眠則未用賀客來。旁午先生
筆力喜所畏。蹙踏鮑謝跨徐庾。偶然談笑得佳篇。
便恐流傳成樂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
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問諸生選何武。

古語時情錯雜寫來可。謂博誕空類至結穴推本
盛德寓規於頌。盡遣奇詞與旨俱歸雅頌之音。

惜花

吉祥寺中錦千堆。自注錢塘花最盛處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剪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腦槃盛金縷杯。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自注錢塘吉祥寺花為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於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半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為歎息也

語不斲削似無意求工而頽放處正復滔滔清絕

送春和子由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芍藥櫻桃俱掃地。自注病過此二物鬢絲禡榻雨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自注來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酒闌句是賦。密熟句是比。對句卻從上句生出。作手大家。卽一屬對。不易測識。如是。

方回曰酒闌病客惟思睡我也情也蜜熟黃蜂

亦懶飛物也景也芍藥櫻桃俱掃也景也鬢絲
禪榻兩忘機情也一輕一重一來一往所謂四
實四虛前後虛實又當何如下手至此則知繫
風捕影未易言矣坡妙年詩力頗寬至晚年乃
神妙流動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
長。昏昏既非醉。踽踽亦作狂。褰衣竹風下。穆然中
微涼。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

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
音變圓吭。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
我生日皇皇。

目見耳聞具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昔人稱淵明
爲古閒淡之宗此則升堂入室矣

寄劉孝叔

君王有意誅驕鹵。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
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
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資斧。保

甲連村園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
書。挾剔根株窮脉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
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
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况復連年苦饑饉。
剝蝨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
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臥空甌。公厨十
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故人屢寄山中信。只
有當歸無別語。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
武。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

冠蓋開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
何曾棄簪組。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
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觀。公家只在雲
谿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
心教初祖。

始陳政令之弊。繼悼饑饉之臻。而中以詔書惻怛
吏能淺薄爲詞。可謂立言有體。後言已不能如孝
叔之高蹈。蓋其志在救時。有未肯挂冠神武者。特
詩中不可以顯言。乃以雀鼠太倉故作慙謝故人。

之語溫厚和平與詩人之旨宛合一切譏誚躁妄之詞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烏臺詩案曰此詩君王有意四句爲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多張皇不便也南山伐木十句以譏諷法令屢變事自煩多吏不能辦也况復連年十二句意言近日饑饉蝗蟲之甚以譏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言酒食無備齋厨索然以譏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既多旱蝗又甚公使

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語令歸某貪祿未能便挂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西方冠蓋闕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近日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州也

施元之曰劉孝叔名述神宗擢侍御史知雜數論事剴切會與王安石爭獄事不合出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東坡倅杭與孝叔會虎邱有詩紀事吳興六客堂孝叔其一人也此詩首言征伐之意熙寧三年十一月詔京畿河北京東

西路置三十七將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故
云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又立保
甲法令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
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故云保甲連村圍未
遍五年立方田均稅法詔司農以條約并式頒
之天下歲以九月委令佐分地計量乃書戶帖
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故云方田訟牒紛如雨
七年呂惠卿建手實法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
而官爲注籍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至入

年十月乃罷故曰爾來手實降新書又曰平生
學問止流俗者是時安石凡議其新政者皆以
流俗謂之也

邵長蘅曰資斧資字當是質字之訛質與鑽通
史記范睢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楯質而要不足
以待斧鉞又一語無效請伏斧質又石慶傳罪
當伏斧質又漢書梅福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
也諸本旣譌資舊注因並作資斧解極無謂

懷西湖寄鼂美叔同年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思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嶺。安有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延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知其妙處難傳。便是能識其全者。妙處既不可傳。

故令讀壁間詩。使自得之。又令直造意所便。以庶幾所至有得耳。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阜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騎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嶽。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此似規撫右丞風勁角弓鳴一詩。馬立鷹飛宛然草枯鷹眼疾。雪盡馬啼輕之句也。白雲紅葉亦是千里雲平遺意。特其才大。不露青藍冰水之迹耳。

結以謝艾自况想見下筆時顧盼自雄躊躇滿志
烏臺詩案曰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皆
射放鷹作詩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
卻善用兵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某爲將不減
謝艾也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錄七首

湖橋

朱闌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
無數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湖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卻天機雲
錦投從教匹練寫秋光

荷盡而水益光明寫得景色澄靜不似老杜斫卻
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徒豪語耳

蓼嶼

秋歸南浦蟪蛄鳴霜落橫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
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待月臺

補遺唐朱言配卷十四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
分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過谿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約微。忽悟過谿還
一笑。水禽驚落翠毛衣。

貧簷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釋龍。料得清貧饒
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

一文與可畫貧簷谷偃竹記曰貧簷谷在洋川與

可嘗令予作洋川三十詠貧簷谷其一也予詩
云云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
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笋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
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
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

熟滴堦紅何時卻與徐元直。共訪襄陽廳德公。

三四一聯句法獨創後人效之未免學步邯鄲至五六一聯軾乃脫化張謂春園家宴詩櫻桃解結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之句今注詩者乃引白居易夢游春五言云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而不引張詩既爲未諳源委且奈何舍盛唐而述中唐也

王直方詩話曰東坡作藏春塢有年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秦少游作俞充哀詞

乃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倣太甚

寄黎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自注君以春秋受知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施元之曰王介甫素不善春秋目爲斷爛朝報時介甫方得志故云治經方笑春秋學公爲眉

人黎方守眉故有淵明歸去之句

志林曰黎希聲治春秋有家法然爲人質木遲
緩劉貢父戲爲黎樣子黎以爲指其德不知樣
子真是木也一日聯騎出市人有鬻之者大笑
幾落馬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
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
已壓京東。自注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
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鴈蕩也此生酌有

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
出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時向樽
前說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郛筒。

鴈蕩爲自古圖牒所不記。祥符中因採官木始見
之。此雖覽圖未歷其地。故但以小閣浮煙翠一語
形容其妙。以所得見之二華九仙作陪。按周邠生
於西湖而官於鴈蕩。軼生於蜀山而官於西湖。次
作稱西湖同遊。蓋因其所見以致未見之思。結更

以蜀山君未見為恨匪自矜以傲人蓋其交誼反覆纏綿盎然言表

施元之曰周邠字開祖錢塘人東坡倅杭三年與開祖數從湖山之游見於酬唱故云西湖三載與君同是時開祖為樂清令鴈蕩山實在境內

和鼂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

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

以西湖對重九一時湊拍其妙不當於字句求之

賀裳曰譚友夏評此詩云游止山水好景每尋替人不得况坡老開濬西湖何等關情決不忍交付與俗人矣此評亦好但作詩時子瞻自杭州通守轉密州西湖尚未開也

送喬施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壁雲間細路躡飛蛇雞號黑暗通蠻貨蜂鬧黃

連採密花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注自

喬受知於吳丞相而施州風土大類長沙

善談風土衮衮可喜頗似宗元在柳州諸詩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邱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隻雞敢忘橋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冬月負薪雖得免。鄰人吹笛不堪聞。死生契濶君休問。灑淚西南向白雲。

死生契濶四字括盡上六句意無語不與核而出

以便利情味灑然

藝苑雌黃曰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故東坡詩云下馬來尋董相墳

